

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

日本 玄契编

曹洞语录序

荆山之璞。非逢明世与和氏。则空藏荆石之中。灿然连城之美。岂得显乎哉。玉实不乏。明世与和氏。实难相逢而已。新丰荷玉之语录。初先是往。盛行于世。鱼目淆珠。纯金在沙。宜默上座伤其弊深矣。就郭氏五宗录暨群籍之中。取其精。舍其粗。录终成矣。余与上座。方外之交甚厚。俾寄余读之。余曰。上座也其丰玉之和氏乎。虽有和氏。复非逢。

明世。则何以能至于斯哉。於戏懿哉。吾大东文明之征。至于有今日之美。孔门之徒。岂何敢不美其美喜其喜乎哉。新丰之录。雕梓已成。荷玉之录。今亦成。不佞书其所以美而喜。俾大方之人知上座之正法眼也。

元文庚申八月望

郡山柳泽里恭公美书于绿竹书室南窗

曹山语录序

古人有言曰。意不在言。又曰。得意忘言。意者旨也。言者标也。旨乎不易得之。标乎不难得之。所以假易得之标。得难得之旨。苟得其旨。忘标可也。若失其旨。标其安用。故古人为唯执其标者。谓之葛藤也。又谓之敲门瓦子也。云州禅者契宜默。得荷玉大师语于郭正中之五宗录。又得慧霞广晖晦然等所著陈编。校讎同异。辨验真讹。题曰曹山语录。附向者所刊洞山语录。以广其传。大哉志于。其自隗始。然予未尝知之。果其得意者乎。抑又执言者乎。将以为敲门瓦子者乎。请质之禅者是岁宽保辛酉之春。鹰峰源光主人请询和南拜稽首撰焉。

虚玄无著。妙转灵机。金鸦夜翥。木马风嘶。四禁三堕。掌上然犀。重离五相。鼻尖斫泥。青原白家酒。醉人失东西。眉目不相识。阿师犹自迷。虫毒乡曾经历。滴水也难沾兮。者个描来那个鬻。流布云仍辨端倪。

林泉沙门元趾和南拜题

重集曹山元证大师语录自序

语录者何。荷玉大师元证之所说也。其所说也。存乎古。存乎今。自其存乎今者。而校其存乎古者。则古者可也。今者未可也。若其取之。抑取古而可乎。将取今而可乎。宁并取今古而可乎。呜呼何取何舍。不如校讎今古而取其可也。大凡称大师语录而行于世者。率属讹撰。如夫作上堂示徒者。或如四禁颂加助辞。以作上堂曰者。其所讹撰。可以知矣。洞曹语录之于支那。郭黎眉所辑录也。是亦今而古则未也。虽然非全璧。光润亦非燕石之属也。于是不佞。拔出荷玉之教于五宗录中。取其所取。舍其所舍。或陈编以补其阙。语录成

矣。於戏古人垂教后世。负其志者。为之前焉。征垂其教。居后之世。负其志者。安得前焉。不佞所以欲捃摭古人之机语。校正古今之真讹。广传其教而亶亶也。敢请。居后之世。负其志者。为之前焉。为之入焉。为之体焉。若其如此。可谓吾与祖师。同乘一龟泛泛乎游泳于深池之中矣。岂不愉快乎。

元文五年庚申之冬大日本国沙门宜默玄契和南拜撰

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卷上

无地地主人郭凝之編集

师讳本寂。泉州莆田黄氏子。少业儒。年十九。往福州灵石出家。二十五登戒。寻谒洞山。洞山问。阁黎名甚么。师曰。本寂。山曰。向上更道。师曰。不道。山曰。为什么不道。师曰。不名本寂。洞山深器之(僧宝传。师名耽章。此灯录所载。遂仍之)自此入室。盘桓数载。乃辞去。洞山遂密授洞上宗旨。复问云。子向甚么处去。师云。不变异处去。洞山云。不变异处。岂有去耶。师曰。去亦不变异。遂往曹溪。礼祖塔。回吉水。众向师名。乃请开法。师志慕六祖。遂名山为曹。寻值贼乱。乃之宜黄。有信士王若一。舍何王观。请师住持。师更何王。为荷玉。由是法席大兴。学者云萃。洞山之宗。至师为盛。

师示众曰。凡情圣见。是金锁玄路。直须回互。夫取正命食者。须具三种堕。一者披毛戴角。二者不断声色。三者不受食。时稠布衲问曰。披毛戴角。是甚么堕。师曰。是类堕。云不断声色。是甚么堕。师曰。是随堕。云不受食。是甚么堕。师曰。是尊贵堕。

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。师曰。正位即空界。本来无物。偏位即色界。有万象形。正中偏者。背理就事。偏中正者。舍事入理。兼带者。冥应众缘。不堕诸有。非染非净。非正非偏。故曰虚玄大道。无著真宗。从上先德。推此一位。最妙最玄。当详审辩明。君为正位。臣为偏位。臣向君。是偏中正。君视臣。是正中偏。君臣道合。是兼带语。僧问。如何是君。师曰。妙德尊寰宇。高明朗太虚。云如何是臣。师曰。灵机弘圣道。真智利群生。云如何是臣向君。师曰。不堕诸异趣。凝情望圣容。云如何是君视臣。师曰。妙容虽不动。光烛本无偏。云如何是君臣道合。师曰。混然无内外。和融上下平。师又曰。以君臣偏正言者。不欲犯中。故臣称君。不敢斥言。是也。此吾法宗要。乃作偈曰。学者先须识自宗。莫将真际杂顽空。妙明体尽知伤触。力在逢缘不借中。出语直教烧不著。潜行须与古人同。无身有事超岐路。无事无身落始终。复作五相。偈曰。白衣须拜相。此事不为奇。积代簪缨者。休言落鼻时。偈曰。子时当正位。明正在君臣。未离兜率界。乌鸡雪上行。○偈曰。焰里寒冰结。杨花九月飞。泥牛吼水面。木马逐风嘶。○偈曰。王宫初降日。玉兔不能离。未得无功旨。人天何太迟。●偈曰。浑然藏理事。朕兆卒离明。威音王未晓。弥

勒岂惶惶。

师行脚时。问乌石观禅师。如何是毗卢师。法身主。乌石曰。我若向尔道。即别有也。师举似洞山。洞山曰。好个话头。祇欠进语。何不问为甚么不道。师却去。进前语。乌石曰。若言我不道。即哑却我口。若言我道。即褻却我舌。师归举似洞山。洞山深肯之。

云门问。如何是沙门行。师曰。吃常住苗稼者是。云门云。便恁么去时如何。师曰。尔还畜得么。云门云。畜得。师曰。尔作么生畜。云门云。著衣吃饭。有甚么难。师曰。何不道披毛戴角。云门便礼拜。

师示众曰。诸方尽把格则。何不与他道一转语。令他不疑去。云门在众。出问。密密处。为甚么不知有。师曰。只为密密。所以不知有(云窦别云达磨来也)云门云。此人如何亲近。师曰。莫向密密处亲近。云门云。不向密密处时如何。师曰。始解亲近。云门云。诺诺(妙喜云。浊油更著黑灯心)。

云门问。不改易底人来。师还接否。师曰。曹山无恁么闲工夫。

师因米和尚至。未相见。米遂坐却禅床。师更不出。米便去。主事遂问。和尚禅床。为什么被别人坐却。师曰。去后却还来。米果回。与师相见。

智炬到参。问师云。古人提持那边人。学人如何体悉。师曰。退步就已。万不失一。炬于言下。顿忘玄解。

师问金峰志曰。作甚么来。金峰云。盖屋来。师曰。了也未。金峰云。这边则了。师曰。那边事作么生。金峰云。候下工日白和尚。师曰。如是如是。

僧清税问。某甲孤贫。请师赈济。师曰。税阁黎近前来。锐近前师曰。泉州白家三盏酒吃后犹道未沾唇(玄觉云。甚么处。是与他酒吃)。

镜清问。清虚之理。毕竟无身时如何。师曰。理即如此。事作么生。镜清云。如理如事。师曰。谩曹山一人即得。争奈诸圣眼何。镜清云。若无诸圣眼。争鉴得个不恁么。师曰。官不容针。私通车马(大沲哲云。曹山虽然善能切磋琢磨。其奈镜清玉本无瑕。要会么。不经敏手。终成废器)。

师问德上座。菩萨在定。闻香象渡河。出甚么经。僧云。出涅槃经。师曰。定前闻。定后闻。僧云。和尚流也。师曰。道也太杀道。始道得一半。僧云。和尚如何。师曰。滩下接取。

纸衣道者来参。师问。莫是纸衣道者否。云不敢。师曰。如何是纸衣下事。道者云。一裘才挂体。万法悉皆如。师曰。如何是纸衣下用。道者近前应诺。便立脱。师曰。汝祇解恁么去。何不解恁么来。道者忽开眼问云。一灵真性。不假胞胎时如何。师曰。未是妙。道者云。如何是妙。师曰。不借借。道者珍重便化。师示颂曰。觉性圆明无相身。莫将知见妄疏亲。念异便于玄体味。心差不与道为邻。情分万法沈前境。识鉴多端丧本真。如是句中全晓会。了然

无事昔时人。

僧举陆亘大夫问南泉。姓甚么。南泉曰。姓王。亘云。王还有眷属也无。南泉曰。四臣不昧。亘云。王居何位。南泉曰。玉殿苔生。问师。玉殿苔生意旨如何。师曰。不居正位。僧云。八方来朝时如何。师曰。他不受礼。僧云。何用来朝。师曰。违则斩。僧云。违是臣分上。未审君意如何。师曰。枢密不得旨。僧云。恁么则燮理之功。全归臣相也。师曰。尔还知君意么。僧云。外方不敢论量。师曰。如是如是。

僧问。学人通身是病。请师医。师曰不医。僧云。为甚么不医。师曰。教汝求生不得。求死不得。

僧问师。古人曰。吾有大病。非世所医。未审是甚么病。师曰。攒簇不得底病。僧云。一切众生。还有此病也无。师曰。人人尽有。僧云。和尚还有此病也无。师曰。正觅起处不得。僧云。一切众生。为甚么不病。师曰。一切众生若病。即非众生。僧云。未审诸佛还有此病也无。师曰。有。僧云。既有。为甚么不病。师曰。为伊惺惺。

僧问。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底人。师曰。是。僧云。忽遇六贼来时如何。师曰。亦须具大慈悲。僧云。如何具大慈悲。师曰。一剑挥尽。僧云。尽后如何。师曰。始得和同。

僧问师。眉与目。还相识也无。师曰。不相识。僧云。为甚么不相识。师曰。为同在一处。僧云。恁么则不分去也。师曰。眉且不是目。目且不是眉。僧云。如何是目。师曰。端的去。僧云。如何是眉。师曰。曹山却疑。僧云。和尚为甚么却疑。师云。若不疑。即端的去也。

僧问。五位对宾时如何。师曰。汝即今问那个位。僧云。某甲从偏位中来。请师向正位中接。师曰不接。僧云。为甚么不接。师曰。恐落偏位中去。师却问僧。祇如不接。是对宾。是不对宾。僧云。早是对宾了也。师曰。如是如是。

僧问。万法从何而生。师曰。从颠倒生。僧云。不颠倒时。万法何在。师曰在。僧云。在甚么处。师曰。颠倒作么。

僧问。不萌之草。为甚么能藏香象。师云。阇黎幸是作家。又问曹山作么。

僧问。三界扰扰。六趣昏昏。如何辨色。师曰。不辨色。僧云。为甚么不辨色。师曰。若辨色即昏也。

师闻钟声。乃曰。阿[口*耶]阿[口*耶]。僧问。和尚作甚么。师曰。打著我心。僧无对(五祖戒戒云。作贼人心虚)。

师问维那。甚处来。云牵醋槽去来。师曰。或到险处。又作么生牵。维那

无对(云居代云。正好著力。疏山代云。切须放却始得)。

师。一日入僧堂向火。有僧云。今日好寒。师曰。须知有不寒者。僧云。谁是不寒者。师策火示之。僧云。莫道无人好。师抛下火。僧云。某甲到这里却不会。师曰。日照寒潭明更明。

僧问。不与万法为侣者。是甚么人。师曰。汝道。洪州城里如许多人。甚么处去。

僧问。如何是无刃剑。师曰。非淬炼所成。僧云。用者如何。师曰。逢者皆丧。僧云。不逢者如何。师曰。亦须头落。僧云。逢者皆丧则固是。不逢者为甚么头落。师曰。不见道能尽一切。僧云。尽后如何。师曰。方知有此剑。

僧问。于相何真。师曰。即相即真。僧云。当何显示。师提起托子。

僧问。幻本何真。师曰。幻本元真(法眼别云。幻本不真)僧云。当幻何显。师曰。即幻即显(法眼别云。幻即无当)僧云。恁么则始终不离于幻也。师曰。觅幻相不可得。

僧问。即心即佛即不问。如何是非心非佛。师曰。兔角不用无。牛角不用有。

问。如何是常在底人。师曰。恰遇曹山暂出。云如何是常不在底人。师曰。难得。

僧问。拟岂不是类。师曰。直是不拟亦是类。僧云。如何是异。师曰。莫不识痛痒。

人问。古人曰。人人尽有。弟子在尘蒙。还有也无。师曰。过手来。乃点指曰。一二三四五六足。

僧问。鲁祖面壁。用表何事。师以手掩耳。

僧问。承古有言。未有一人倒地。不因地而起。如何是倒。师曰。肯即是。僧云。如何是起。师曰。起也。

僧问。子归就父。为甚么父全不顾。师云。理合如是。僧云。父子之恩何在。师曰。始成父子之恩。僧云。如何是父子之恩。师曰。刀斧斫不开。

问。灵衣不挂时如何。师曰。曹山孝满。云孝满后如何。师曰。曹山好颠酒。

问。承教有言。大海不宿死尸。如何是大海。师曰。包含万有僧云。为甚么不宿死尸。师曰。绝气者不著。师曰。万有非其功。绝气有其德。僧云。向上还有事也无。师曰。道有道无即得。争奈龙王按剑何。

问。具何知解。善能对众问难。师曰。不呈句。僧云。问难个甚么。师曰。刀斧斫不入。僧云。恁么问难。还有不肯者也无。师曰有。僧云。是什么人。师曰。曹山。

僧问。世间甚么物最贵。师曰。死猫儿头最贵。僧云。为甚么死猫儿头最贵。师曰。无人著价。

僧问。无言如何显。师曰。莫向这里显。僧云。向甚么处显。师曰。昨夜床头。失却三文钱。

僧问。日未出时如何。师曰。曹山也曾恁么来。僧云。出后如何。师曰。犹较曹山半月程。

师问僧。作甚么。僧云扫地。师曰。佛前扫。佛后扫。僧云。前后一时扫。师曰。与曹山过鞞鞋来(五祖戒。代僧语云。和尚是何心行)。

僧问。抱璞投师。请师雕琢。师曰。不雕琢。僧云。为甚么不雕琢。师曰。须知曹山好手。

僧问。如何是曹山眷属。师曰。白发连头戴。顶上一枝花。

僧问。古德道。尽大地惟有此人。未审是甚么人。师曰。不可有第二月也。僧云。如何是第二月。师曰。也要老兄定当。僧云。作么生是第一月。师曰。险。

僧问。学人十二时中。如何保任。师曰。如经蛊毒之乡。水不得沾著一滴。

僧问。如何是法身主。师曰。谓秦无人。僧云。这个莫便是否。师曰。斩。

僧问。亲何道伴。即得常闻于未闻。师曰。同共一被盖。僧云。此犹是和尚得闻。如何是常闻于未闻。师曰。不同于木石。僧云。何者在先。何者在后。师曰。不见道。常闻于未闻。

僧问。国内按剑者是谁。师曰。曹山(法灯别云。汝不是恁么人)僧云。拟杀何人。师曰。但有。一切总杀。僧云。忽逢本父母。又作么生。师曰。拣甚么。僧云。争奈自己何。师曰。谁奈我何。僧云。何不自杀。师曰。无下手处。

僧问。家贫遭劫时如何。师曰。不能尽底去。僧云。为甚么不能尽底去。师曰。贼是家亲。

问。一牛饮水。五马不嘶时如何。师曰。曹山解忌口。又别曰。曹山孝满。

僧问。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。是甚么人。师曰。第二月。僧云。还求出也无。师曰。也求出离。只是无路。僧云出离什么人接得伊。师曰。担铁枷者。

僧问。雪覆千山。为甚么孤峰不白。师曰。须知有异中异。僧云。如何是异中异。师曰。不堕诸山色。

僧举。药山问僧。年多少。云七十二山云。是七十二么。云是。山便打。

此意如何。师曰。前箭犹似可。后箭射人深。僧云。如何免得此棒。师曰。王敕既行。诸侯避道。

僧问香严。如何是道。香严曰。枯木里龙吟。僧云。如何是道中人。香严曰。髑髅里眼睛。僧不领。乃问石霜。如何是枯木里龙吟。石霜曰。犹带喜在。僧云。如何是髑髅里眼睛。石霜曰。犹带识在。又不领。乃举似师。师曰。石霜老声闻作这个见解。因示颂曰。枯木龙吟真见道。髑髅无识眼初明。喜识尽时消息尽。当人那辨浊中清。僧遂又问师。如何是枯木里龙吟。师曰。血脉不断。云。如何是髑髅里眼睛。师曰。干不尽。云。未审还有得闻者么。师曰。尽大地人未有一人不闻。云。未审枯木里龙吟。是何章句。师曰。不知是何章句。闻者皆丧。

问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师曰。填沟塞壑。

僧问。如何是师子。师曰。众兽近不得。僧云。如何是师子儿。师曰。能吞父母者。僧云。既是众兽近不得。为甚么却被儿吞。师曰。岂不见道。子若哮吼。祖父俱尽。僧云。尽后如何。师曰。全身归父。僧云。未审祖尽时。父归何所。师曰。所亦尽。僧云。前来为甚道全身归父。师曰。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。又曰。阇黎此事不得孤滞。直须枯木上更撒些子花。

问。才有是非。纷然失心时如何。师曰斩斩。

师。读杜顺傅大士所作法身偈乃曰。我意不欲与么道。门弟子请别作之。既作偈又注释之。其词曰。渠本不是我(非我)。我本不是渠(非渠)。渠无我即死(仰汝取活)。我无渠即余(不别有)。渠如我是佛(要且不是佛)。我如渠即驴(二俱不立)。不食空王俸(若遇御饭直须吐却)。何假雁传书(不通信)。我说横身唱(为信唱)。君看背上毛(不与尔相似)。乍如谣白雪(将谓是白雪)。犹恐是巴歌(传此句无注)。

僧问。朗月当空时如何。师曰。犹是阶下汉。僧云。请师接上阶。师曰。月落后来相见(赵州语录同此今并存之)。

师垂语曰。有一人。向万丈崖头。腾身直下。此是甚么人。众无对。道延出云。不存。师曰。不存个甚么。延云。始得扑不碎。师深肯之。

僧举。西园一日自烧浴次。僧问。何不使沙弥。西园抚掌三下。问师。师曰。一等是拍手抚掌。就中西园奇怪。俱抵一指头禅。盖为承当处不谛当。僧却问师。西园抚掌。岂不是奴儿婢子边事。师曰是。云向上更有事也无。师曰有。云如何是向上事。师叱曰。这奴儿婢子。

南州帅南平钟王。雅闻师有道。尽礼致之。不赴。但书偈付使者曰。摧残枯木倚寒林。几度逢春不变心。樵客见之犹不采。郢人何事苦搜寻(钟氏请不起。但写大梅山居颂。答之)。

师作四禁偈曰。莫行心处路。不挂本来衣。何须正恁么。切忌未生时。

示学人偈曰。从缘荐得相应疾。就体消停得力迟。瞥起本来无处所。吾师暂说不思议。

示众曰。僧家在此等衣线下。理须会通向上事。莫作等闲。若也承当处分明。即转他诸圣。向自己背后。方得自由。若也转不得。直饶学得十成。却须向他背后叉手。说甚么大话。若转得自己。则一切粗重境来。皆作得主宰。假如泥里倒地。亦作得主宰。如有僧问药山曰。三乘教中。还有祖意也无。答曰有。僧云。既有。达磨又来作么。药山曰。只为有所以来。岂非作得主宰转得归自己乎。如经云。大通智胜佛。十劫坐道场。佛法不现前。不得成佛道。言劫者滞也。谓之十成。亦云断渗漏也。只是十道头绝矣。不忘大果。故云守住耽著名为取次承当。不分贵贱。我常见丛林。好论一般两般。还能成立得事么。此等但是说向去事路布。汝不见。南泉曰。饶汝十成。犹较王老师一线道。也大难事到此直须仔细始得明白自在。不论天堂地狱饿鬼畜生。但是一切处不移易。元是旧时人。只是不行旧时路。若有忻心。还成滞著。若脱得。拣甚么。古德云。只恐不得轮回。汝道作么生。只如今人。说个净洁处。爱说向去事。此病最难治。若是世间粗重事却是轻。净洁病为重。只如佛味祖味。尽为滞著。先师曰。拟心是犯戒。若也得味是破斋。且唤什么作味。只是佛味祖味。才有忻心。便是犯戒。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。即今三羯磨时。早破了也。若是粗重贪嗔痴。虽难断却是轻。若也无为无事净洁。此乃重无以加也。祖师出世。亦只为这个。亦不独为汝。今时莫作等闲。薰奴白牯修行却快。不是有禅有道。如汝种种驰求。觅佛觅祖乃至菩提涅槃。几时休歇成办乎。皆是生灭心。所以不如薰奴白牯。兀兀无知。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恶因果。但饥来吃草。渴来饮水。若能恁么。不愁不成办。不见道。计较不成。是以知有。乃能披毛戴角。牵犁拽来。得此便宜。始较些子。不见弥勒阿閼。及诸妙喜等世界。被他向上人。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。亦曰变易生死。尚恐是小懈怠。在本分事。合作么生。大须仔细始得。人人有一坐具地。佛出世侵他不得。恁么体会修行。莫趁快利。欲知此事。饶令成佛成祖去。也只这是。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。也只这是。虽然没用处。要且离他不得。须与他作主宰始得。若作得主宰。即是不变易。若作主宰不得。便是变易也。不见永嘉云。莽莽荡荡招殃祸。问。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。曰只这个总是。问云。如何免得。曰知有即得。用免作么。但是菩提涅槃烦恼无明等。总是不要免。乃至世间粗重之事。但知有便得。不要免。免即同变易去也。乃至成佛成祖。菩提涅槃。此等殃祸为不小。因甚么如此。只为变易。若不变易。直须触处自由始得。

师。于天复辛酉夏夜。问知事曰。今日是几何日月。对云。六月十五。师

曰。曹山平生行脚到处。祇管九十日为一夏。明日辰时。吾行脚去。及时焚香。宴坐而化。阅世六十二。腊三十七。葬全身于山之西阿。谥元证禅师。塔曰福圆(终)。

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卷下

日本沙门玄契编次

上堂僧问。如何是大阐提人。师曰。不惧业。僧云。如何是无明人。师曰。始终不觉悟。僧云。此二人谁在前。师曰。无明者。僧云。阐提人为什么在后。师曰。向去者。僧云。恁么则无明者不从今日去也。师曰是。僧云。既不从今日去。无明从何处来。师曰。光处不敢入。僧云。岂不是不明不暗。师曰是。僧云。正恁么时如何。师曰。不受触。师复曰。阐提有多种。一类者。是杀父。杀母。出佛身血。破和合僧。毁坏伽蓝。此克定实报受种种苦。一类者。亦所作如前。此则为杀无明父贪爱母。不信有佛法僧可破有伽蓝可坏。计为业心所得。故堕亦受种种虚妄果报。如前升降不同。一类者。知有自己本来事。呼为父母。不因外得。无修无证。非因非果。不因师受。不从证行所得。不起父见曰杀。不起母见曰害。即是一切本分事不取不存故曰杀害。才有纤毫奉重。得味不成。知有自己事也。故曰大阐提。以此动拨妙力。即是从上宗乘体会家事承当。要截玄道破诸迂曲。即如新丰老人所玄示也。

忠国师募唤侍者。侍者来立。国师低头。侍者立多时出去。国师唤侍者。如是三度了曰。将谓我罪负汝。汝却罪负我。百丈举问赵州。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。州曰。如人暗里书字。字虽不成。文彩已彩。又后有人。举问师。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。师曰。侍者第二遍回来。云某甲不信和尚唤。

南泉曰。未具胞胎时。还有语也无。有人举问雪峰。峰曰。道有道无。则吃三十棒。又问招庆。庆曰。从他自道。又举问师。师曰。有。云请和尚傍瞥。师曰。将什么物闻。云聋者还闻也无。师曰。聋者若得闻。则具耳目。云什么人得闻。师曰。未具胞胎者。

僧问师。教云。一句能吞百千万义。如何是一句。师曰。针札不入。

有一座主。辞南泉。泉问。什么处去。对云。山下去。泉曰。第一不得谤王老师。对云。争敢谤和尚。泉喷水曰。多少。座主便出去。师曰。赖也。

汾山一日唤院主。院主来。山曰。我唤院主。汝来作什么。院主无对。师代曰。也知和尚不唤某甲。又令侍者唤第一座。第一座来。山曰。我唤第一座。汝来作什么。师代曰。若令侍者唤。恐不来。

有僧。辞药山归乡去。药山问。有一人。遍身红烂。卧在荆棘之中。僧云。恁么则学人不归去。药山曰。但知归去。与尔休粮方。问如何是休粮方。山曰。每日上堂不咬破一粒米也。师曰。只如古德有云遍身红烂底人。祇是丑陋

底人。一切人近不得。无拈掇处。更道卧在荆棘之中。只道在如今日用。也亦无作拈掇处护持保任边事。时有僧问师。遍身红烂时如何。师曰。荷负。云荷负什么人。师曰。勿红烂到阎黎。又问。丑陋人与满身红烂底人。阿那个是重。师曰。大丑陋底人重。师又举问僧。大保任底人保任个什么。自代曰。终日在背后。不曾觑著。

俱胝和尚凡有诘问。唯举一指。后有童子。因外人问。和尚说何法要。童子亦竖起一指。胝闻遂以刀断其指。童子负痛号哭而去。胝复召之。童子回首。胝却竖起指。童子忽然领悟。胝将顺世。谓众曰。吾得天龙一指头禅。一生用不尽。言讫而寂。师曰。俱胝承当处莽卤。只认得一机一境。

洞山上堂。道无心合人。人无心合道。欲识个中意。一老一不老。后僧举问师。如何是一老。

师曰。不扶持。云如何是一不老。师曰。枯木。

僧问师。维摩默然文殊赞善。未审还称得维摩意么。师曰。尔还缚得虚空么。僧云。恁么则不称维摩意也。师曰。他又争肯。僧云。毕竟有何所归。师曰。若有所归。即同彼二公也。僧云。和尚又作么生。师曰。待尔患维摩病始得。

洞山到樛树。樛问曰。来作什么。山云。亲近和尚。樛曰。若是亲近。用动两片皮作么。山无对。师曰。一子亲得。僧问洞山。三身之中。阿那身不堕众数。山曰。吾常于此切。僧问师。先师道。吾常于此切。意作么生。师曰。要头便斫去。

洞山将圆寂。谓众曰。吾有间名在世。谁人为吾除得。众皆无对。时沙弥出曰。请和尚法号。山曰。吾间名已谢。师曰。从古至今。无人辨得。

无著吃茶次。文殊拈起玻璃盏问。南方有这个么。著曰无。文殊曰。寻常将什么吃茶。著无对。师代曰。久承大士按剑。为什么处在一尘。

师曰。谓然灯前有二种。一未知有。同于类血之乳。一知有。犹如意未萌时得本物。此名然灯前。一种知有。往来言语声色是非亦不属正照用。亦不得记。同类血之乳。是漏失边事。此名然灯后。直是三际事尽。表里情忘。得无间断。此始得名正然灯。乃云得记。

解释洞山五位显诀

(夫先师所明偏正与兼带。等用先师本意。不为明功进修之位兼涉教句。直是格外玄谈要绝妙旨。祇明从上物体现前。冥叶古圣之道。今见诸学士詮拣先师意度。似有误彰。不免聊为叙其差。当愧在不混其功。于中或有借位明功借功明位。缘绪多端。功在临时。看语来势。不负来机。妙在佳致尔)。

正位却偏。就偏辨得。是圆两意(正位却偏者。为不对物。虽不对物。却具

正中无用为偏。全用为圆。是两意。问如何是全。云不顾者得底人也。此正位不明来也。若佛出世也恁么。若佛不出世也恁么。所以千圣万圣皆归正位承当。正中偏却具此一位。第一不得动著。如学士拣独脱物外。起众圣之前。云是正位却圆。其实屈正位也。此例语是古人道过迹尚存。犹未得语中无语。此复呼为非正位也。为语中有语故。此可呼为有病兼带。不得呼为相兼带来耳)。

偏位虽偏。亦圆两意。缘中辨得。是有语中无语(为用处不立的。不立的则真不常用也。偏位虽偏亦圆者。用中无物不触。是两意虽就用中明。为语中不伤。此乃竟日道如不道一般。又曰。偏位却圆。亦具缘中不触)。

或有正位中来者。是无语中有语(正中来者。不兼缘。如药山曰。我有一句子。未曾向人说。道吾曰。相随来也。此是他妙会得。如湖南观察使语。此例甚多。事须合出不得混尊卑。呼为无语中有语。又我有一句子。未曾向人说。此问答家。须就出不得乖角。乖角则不知有故。句句无语不立尊贵。不落左右。故云正中来也。正位来。明正位不涉缘。又引语例者。如黑豆未生芽时作么生。又如曰有一人无出入息。又曰未具胞胎时还有言句也无。十方诸佛出身处也。此例唤作无语中有语。又有借事。正位中来者。此一位答家。须向偏位中。明其体物。不得入正位明也。此一句要知。如先师问新罗僧。未过海时在什么处。无对。自代曰。祇今过海。也在什么处。又如先师代慎微长老出拄杖语曰。如今出也有人辨得么。此例虽缘中认得。不同向去。辨不得。恐后人收落功勋。将为向上事。如诸学士拣问祖师意。答待特牛生儿则向汝道。曰此是正位中来。此一例语切不得呼为正位中来。可曰玄学路中问答。俱然也别是一路。又不得呼为相兼带。为显明故。纵宾主回互祇得呼为有病兼带)。

或有偏位中来者。是有语中无语(偏位中来者。则兼缘。如曰即今底呼作什么即得。无对。先师自代曰。不得不得。此例亦多。唤为有语中无语也。语从四大声色中来。不立处所是非。故曰缘中辨得是偏位中来也。引语例者。如曰什么物恁么来。亦曰光境俱忘复是何物。亦曰定慧等学明见佛性。此例亦多。唤作有语中无语。偏位中来者。就物明体。如曰什么物恁么来。又光境俱忘。复是何物。此一例语寄功明位。亦是余旧举例。什么物恁么来。此一例语虽缘中认得。不同向去。又定慧等学明见佛性。此理如何。此一例语亦余初举例语。又如光境俱忘。为是教中之则。不同玄学。只要于他教则出宗门中。玄学外事也。祇如出息不依众缘。入息不居蕴界而住。此语全是功不同缘中认得。亦是予旧举例。主家抽入正位。云有一人无出入息。令渠知有正位。更有挟功极则净洁位。亦得呼为偏位中来。此难辨。须拣得出。如学士拣僧问先师。如何是玄旨。师曰。如死人舌。又问。十二时中将何奉献。曰无物。曰是偏位中来。此二例语不得呼为偏位中来。须各拣。若是玄旨一例语。可同于功勋也。此

二例语并不得呼为偏位及兼带也。前已明破了。是借功明位。借位明功。同于此也)。

或有相兼带来者。这里不说有语无语。这里直须正面而去。这里不得不圆转。事须圆转(相兼带来者。为语势不偏不正。不存不无。如全不全。似亏不亏。唯得正面而去也。去则不立的。不立的则至妙之言。境不圆常情之事。如先师代文殊吃茶语。曰借取这个看得么。亦如翠微曰每日嚏什么)。

然在途之语。总是病。夫当人先须辨得语句。正面而去。有语是恁么来。无语是恁么去。作家中不无言语。不涉有语无语。这个唤作兼带语。兼带语全无的也(相兼带来者。不落有语无语。如药山带刀语。此是兼带语临时看语来势。或当头正面而去。或异中虚。此若不妙会。则千里万里也。引相兼带来语例者。如文殊吃茶语。及这个人如今什么处去也。云岩曰。作么作么。又曰。即今作么生。此例甚多。亦有功勋中兼带。似向上事。临时辨取。如落净妙之处。则须知有事在。要去则去。要止则止。千万宛转不得莽卤。夫问答两家语势相报。皆不出五位也。但语有粗细。答有浅深。所以先师于非言句中。强以言。皆为对缘。而设斯要耳。如大无明底人。为全体。不同阐提。阐提则知有事却鞭虽鞭却成孝养。鞭者不存祖佛及自己本分父母也。红烂底人为不归全担荷不立至尊。大保任底人为刺脚入泥里。非小小护持。夫相兼带来者。直须似文殊吃茶语。及先师答云岩锄姜语。并安和尚法堂语。及药山淳布衲洗佛语。于中最妙兼带。无过药山答道吾带刀语。及百丈下堂大众欲散未散时问云。是什么。药山遥闻此语。云在此。便道暗头兼带。借功明物。借物明功。借过明功。借功明过。等来若是。药山与新礼并前诸德所出超过入正位。是玄谈奇特句已。次到小小得力者。则抽入正位。此例语。常用也。吾缘住持多绪。不及子细。略明少分许。汝等诸人。不须容易轻慢。若更有凝滞。旋当决了。直须励力修行。令未来际不断此事。不得慢泄。或值纯朴者。是奇器。亦不可隐耳)。

他智上座临迁化时。向人道。云岩不知有。我悔当时不向伊说。虽然如此。且不违于药山蔡子。看他智上座合作么生老婆也。南泉曰。异类中行。且密阁黎不知有。

注释洞山五位颂

正中偏(暗里点头)三更初夜月明前(黑白未交时辨取。萌芽未生之时。只今是什么时。此中无日月。不说前后去也)莫怪相逢不相识(忘却也。就也。又作么劫中违背来。恁么则俱拱手去也)隐隐犹怀旧日嫌(此两句一意。终不相似。又曰。圆也。又今日重什么。又恁么则不自欺得)。

偏中正(缘中会也)失晓老婆逢古镜(露也。适来又记得。又是什么模样。恁

么则别不呈色)分明靚面更无真(即今会也 只者个便是也 失。又恁么则未有真时较些子)争奈迷头还认影(不是本来头。又莫认影即是又终不记得。又恁么则改不得也)。

正中来(过也)无中有路出尘埃(无句中有句 相随来也。又从来事作么生。恁么则不相借也)但能不鬻当今讳(傍这个 早是傍也 自是一般人 恁么则尽大地无第二人也)也胜前朝断舌才(非默 更切于这个又终不切齿 恁么则叮咛不得者)。

兼中至(有句中来)两刃交锋不须避(主客不相触 彼彼不伤也。箭箭相拄脉脉不断 不相敌者又恁么则却不相管)好手犹如火里莲(坏不得 谁是得便者 弱于阿谁。又恁么则终不作第二人也)宛然自有冲天气(不从人得。又恁么则不借也 非本有。又恁么则己亦不存 非己有)。

兼中到(妙挟)不落有无谁敢和(不当头 他是作家 正好商量。唤什么作商量。道将来云问)人人尽欲出时流(皆欲出类 有什么出头处。又动则死。又恁么则随处快活也)折合还归炭里坐(一也。即可知也。将知合作么生 谩他不得。又恁么则赖得是某甲 此位中事总就正位为主。若是正位中。兼无言说。亦无对宾底道理。若是对宾。偏位极则处。呼为对宾也。若是兼带等。总是临时索唤不同。或时对。或时不对。亦呼为有语中无语。无语中有语。广如偏正位中所明。更有不入偏正位子语。方难为人。须是明眼底人始得。不受指东划西)。

三等之堕

夫沙门取食。有三等堕。作水牯牛是沙门堕。不受食是尊贵堕。不断声色是随类堕。只堕去是甚么人分上事(欲知则是入异类中。不认沙门边事。所以古人权借水牯牛为异类。只是事上异类。非言语中异类)。

若是言语中异类。则是往来言语尽是类。所以南泉道。智不到处切忌道著。道著则头角生。唤作如如。早是变也。直须向异类中行。如今须向异中道取异中事。夫语中无语始得。若是南泉病时有人问。和尚百年后向甚么处去。泉曰。我向山下檀。越家。作一头水牯牛去。云某甲拟随和尚去。还得么。泉曰。若随我。含一茎草来(这个是沙门转身语。所以道。汝拟近。含一茎草来。亲近渠。是呼为无漏始堪供养渠)。

又曰。随类堕者。只今于一切声色物物上。转身去不随阶级。唤作随类堕。又曰。尊贵堕者。法身法性是尊贵边事。亦须转却。是尊贵堕。只如露地白牛。是法身极则。亦须转却免他坐一色无辨处。并是称断供养边事。欲须供养。须得此食。所以无味之味。亦曰无漏是堪供养。并余触污之食。非无漏解脱之食也。有人问百丈。以何为食。曰无漏为食。云岩曰。莫将以味为供养。道

吾曰。知有保任处。尽是供养。

夫取正命食者。须具三种堕。时有僧问。被毛戴角是甚么堕。不断声色是甚么堕。不受食是甚么堕。余曰。被毛戴角是沙门堕。不断声色是随类堕。不受食是尊贵堕。不受食尊贵堕者。是本分事。知有不取。故曰尊贵堕。被毛戴角沙门堕者。不执沙门边事及诸圣报位也。不断声色随类堕者。为初心知有自己本分事。回光时。摒出诸色声香味触法。得宁谧则成功后不执六尘。堕而不昧。任之无碍。故曰。外道六师是汝师。彼师所堕。汝亦随堕。可以食。食者则是正命食也。亦本事也。只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。不被染污。呼为堕。不同向前怕也。本分事犹不取。况其余(沙门取食有三种堕。作水牯牛。是甚么堕。代曰。不处正位。不拣其身。始唤作沙门堕。不断声色。是甚么堕。代曰。凡情得尽。圣量亦忘。声色尘中不应更断。乃可取食。是为随类堕。又曰。彼师所堕。汝亦随堕。乃可取食。沙门堕者。亦不无其行。亦不无其间。虽有其间。常无其间。虽有其行。常无其行。其中此事切须知时节莫东西)。

问如何是彼师所堕。曰田舍翁入聚落。眼耳鼻舌身意俱失却。云如何是随类堕。曰不断声色。又曰。不失香味。云如何是彼师。曰六处云如何是汝亦随堕。曰存。云存个甚么。曰不得动著。又不离声色。

问不受食甚么堕。曰了达正因。不存胜解。故曰尊贵堕也。

又汾山曰。我百年后。作一头水牯牛。左胁上书汾山僧某甲一行字。汝道。当见之时。唤作甚么。无对。后师代曰。唤作水牯牛。

问未审此水牯牛还解耕稼否。曰灼然。云是甚么类。曰被毛戴角者。云四时食何水草。曰不入口者。云如何是水牯牛。曰不证圣。云如何是含一茎草。曰毛羽相似去。

问是超圣。是超类。曰是超圣。

问如何是水牯牛。曰冥冥朦朦。云如何是含一茎草来。曰古人道了。也毛羽相似去。又曰。一草者。祇是明得不变异也。

余曰。祖佛不知有。狸奴白牯却知有。云为什么狸奴白牯却知有。曰祇是百无所解。云祇如祖佛。为甚么不知有。曰祖为执印。佛为相似。云祇如狸奴白牯。知有个甚么。曰祇知有狸奴白牯。云如何是狸奴白牯知有底事。曰不从东西来。不从三十二相。

问如何是祖。曰上有。云如何是佛。曰相似去。

四种异类

一者往来异类者。如今一切声色言语阶级地位舍父逃逝。尽皆却向上祖。又得为异类。又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修罗等。皆是异类。二者菩萨同异类者。先明自己然后却入生死异类中摄他。已证涅槃之果。不舍生死类。自利利他。愿

一切众生皆成佛。从末后成佛。所以大权菩萨若不先化众生。己事无由得成办。故南泉曰。先过那边知有。却来遮边行李。菩萨具六度万行。教云。若有一众生未度者。吾终不成正觉。誓愿无边。众生无边。如是行持。故名菩萨同异类。三者沙门异类者。先知有本分事了。丧尽今时一切凡圣因果功行。始得就体一般。名为独立底人。亦名沙门称断事。始得表里情忘三世事尽。得无遗漏。得名佛边事。亦云一手指天地。亦云具大沙门。转却沙门称断边事。不入诸圣报位。始得名为沙门行。亦云沙门转身。亦云披毛戴角。亦唤作水牯牛。恁么时节始得入异类。亦云色类边事。所以古人道。头长三尺颈长二寸。祇是这个道理。不得别会。四者宗门中异类者。如南泉曰。智不到处。切忌道著。道著则头角生。唤作如如。早是变也。直须向异类中行。道取异类中事。洞山曰。此事直须妙会。事在其妙。体在妙处。余自道。此事直须虚一位全无的的也。覩面兼带始得若是。作家语不偏不正。不有不无。呼为异类中虚此事。直须作家横身。逢木著木。逢竹著竹。须护触犯。囑囑囑囑(有人问余。如何是异。曰我若向汝道。驴年得异否。所以有人问南泉。百年后向甚么处去。泉曰。山下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。云某甲随和尚去得否。泉曰。尔若随我。含一茎草来。余曰。此水牯牛不同沙门水牯牛。直须子细始得。不迷时候)。

问如何是往来异类。余曰。未知有自己。又曰。一切言语声色是非总是往来异类。云如何是同中异类。余曰。不择其身。云如何是被毛戴角。余曰。不立触净。又非时答触。即触遇净即净。云如何是宗门中异类。余曰。要头则斫将去(洞山先师因僧问沙门行。先师答曰。头长三尺颈长二寸。又问余。此意如何。余曰。胜句妙句。僧云。唤什么作胜句妙句。余曰。胜句妙句有三种。一者诸佛出世四十九年施设方便。十二分教。百千三昧。妙门个个穿究。尽是胜句妙句。此是出世边说。二者从凡入圣。洞达自己与佛无异。得无遗漏始得通身。始唤作一尘一念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。到恁么时节。不处正位。不择其身。却入异类中。被毛戴角。无异念。故云一切物类比况不得。诸佛诸祖计较不成。所以古人道。沙门语不得将尺寸语与人。故唤作胜句妙句。此是色类边语。三者一切所有底物比不得。始呼为胜句妙句。所以古人道。千般比不得。万物况不成。智者不能知。上根亦不识。亦曰。本来无相似。故胜句妙句。胜句妙句者。天上人间测度不得底事。故古人曰。唤作超始终句。借此为语类边说行)。

稠布衲问。如何是色类。余曰。被毛戴角。云如何是云语类。余曰。曹山只有一双眉。又问。如何是水牯牛。余曰。蒙蒙瞳瞳。云此意如何。余曰。不知有天地。稠又举。上座问云居。先师有言。自少养一个儿子。头长三尺颈长二寸。如何是自少养得底儿子。居曰。日给难忘。云如何是头长三尺。居曰。

不奈何。云如何是颈长二寸。居曰。至今还奈何得否。云如何是日给难忘。居曰。常在则是。云如何是常在。居曰。不违背则是。云如何是不奈何。居曰。到恁么时甚么人奈何得。云至今还奈何。此意如何。居曰。三世诸佛不奈何。问余。如何是头长三尺颈长二寸。余曰。不是从来底事。云如何是从来底事。余曰。唤作甚么。问沙门行个甚么行。余曰。畜生行。云如何是畜生行。余曰。被毛戴角。云如何是沙门。余曰。物物不间断。云不间断底事如何。余曰。始得行。云如何是被毛戴角底人。余曰。不惧业。云为甚么到恁么地。余曰。若不惧业。甚么处不到。问从凡入圣则不问。从圣人凡时如何。余曰。水牯牛。云如何是水牯牛。余曰。蒙蒙瞳瞳。云此意如何。余曰。但念水草。余无所知。云成得个甚么边事。余曰。祇是个逢草吃草。逢水饮水(又曰。这个语有力。欲知有力。此人不执沙门边事。亦不入诸圣报位便是入异类。是异类是被毛戴角。唤作沙门行。亦唤作沙门行李处。亦唤作头长三尺颈长二寸。欲知此意。到沙门行时。不欲将尺寸分亲疏。不得说张三李四。又头长三尺者。只得从小至大今日功成。得到恁么时。唤作胜句妙句。颈长二寸者。是不坐沙门位。亦不处诸圣报位。故为颈长二寸。恁么时不得说著称与不称。所以道。不将尺寸来向这里思量也。虽然如此。犹是类边事。须知有异类中事。不见道。智不到处。不得说著。说著即头角生。唤作如如。早是变也。须向异类中行。唤作虚一位。唤作覩面兼带。全无的的也)。

云如何是类。余曰。被毛戴角。云如何是异。余曰。作么作么。云如何是行。余曰。要头则斫将去(云只如异类。成得个甚么边事。余曰。此事有二种异类。一者沙门异类。二者事上异类。事上异类者。狸奴白牯是也。沙门异类者。触处得自由。始得不变易。不同那个。先师问余。甚么处去。余曰。不变易处去。此不变易事有二种。一者人人尽有本分事。二者知有底人。不舍一切声色是非。于一切物物上不滞。呼为一切处不易。亦唤作被毛戴角。亦唤作入泥入水。亦唤作行李底汉)。

云如何是入泥入水。师曰。不变易。云转身也否。余曰。不转身。云此人屋里事如何。余曰。诸圣测不得。云为甚么测不得。余曰。是伊不同诸圣。云此犹是类边事。还有向上事否。余曰有。云如何是向上事。余曰。向汝道。则恐落类边去。

八要玄机

回互。不回互。宛转。傍参。枢机。密用。正按。傍提。

五位旨诀

正中来者太过也。全身独露。万法根源。无咎无誉。偏中至者中孚也。随物不碍。木舟中虚虚通自在。正中偏者巽也。虚空破片处处圆通。根尘寂尔。

偏中正者兑也。水月镜像本无生灭。岂有踪迹。兼中到者重离也。正不必虚。偏不必实。无背无向。又曰。心机泯。色空忘。更无覆藏。全体露现。是曰正中偏。山是山。水是水。无人安名。无物比伦。是曰偏中正。净裸裸。赤洒洒。面目堂堂。尽天尽地。独尊无二。是曰正中来。宛如寰中天子。不借禹汤尧舜令。眼见耳闻。终不借他力。耳之不入声中。声之不塞耳根。里头才转身。尘中未带名。是曰兼中至。不是心不是境。不是事。不是理。从来离名状。天真忘性相。是曰兼中到。

曹山本寂禅师语录(终)

慈湛居士字禅海。丹州野野村人也。姓菅原氏。假字清左卫门。原名广次。少卜居京师。向往鹰峰觉城和尚。执弟子礼。曩者请予刊洞山语录。既卒其业。今也刊曹山语录。附乎曩者所刊。以为壹帙。广布法宝。所鸠功利。以荐妇与女。又预修自冥福者乎。妇也者慈照禅尼者。女也者智贞善女者。将其芳名标出乎右。又记其事。而传居士勇为于不朽矣。

宽保元年辛酉春

云州沙门宣默玄契谨识